兩同書/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夫家國之理亂，在乎文武之道也。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、剡弓矢以威不伏，二者古今之所存焉。然則文以致理，武以定亂，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，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。故防亂在乎用武，勸理在乎用文。若手足之遞，使舟車之更載也。是以漢祖矜功，陸賈諭以為學；魯公赴會，仲尼請其設備。蓋有由也。然夫文者道之以德，德在乎內誠，不在乎誇飾者也；武者示之以威，威在乎自全，不在乎強名也。苟以強名，則吳雖多利兵，適足彰其敗也；苟以誇飾，則魯雖盡儒服，不足救其弱也。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，勞役不休，人不堪命，遂使陳涉之流，坐乘其弊，禍起於強名也；王莽構靈臺興禮樂，賦斂無度，人不聊生，遂使聖公之徒，行收其利，敗始於虛飾也。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，若陶者之埏器，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；王莽用文於天下也，若匠者之斫材，雖誌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。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為亂也。此未得其大體也。且夫文者示人有章，必存乎簡易，簡易則易從，將有恥且格；武者示人有備，必在乎恬淡，恬淡則自守，恒以逸而待勞。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，有恥且格則教化無不行。化行而眾和，戰利而寇息，然後澄之以無事，濡之以至仁，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。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索之於外，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，煩文以黷下，暴武以困眾，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。雖然，猶有其弊，何者？昔伯益鑿井、燧人鉆木，水火之利於今賴之，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，董卓因之以焚漢室，是乃為害亦以甚矣。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，而盜竊者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？故章邯以軍旅而分秦地，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。則有理不能無其亂，唯人主之所制也。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，驅羊者亟鞭其後。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，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。魯不能去三家之害，國之所叛也；晉不能鞭六卿之後，地之所分也。苟亦不能，則雖有簡易之文，恬淡之武，適足助其亂也。安可得其理乎！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理，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，非文武有去就之私，蓋人主失其柄也。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，其是之謂乎！